



第四期

沈欢欢

我家的语言大师

人治疗,不够大家再给凑。

因为我工作在外,平时家里有事也不一定能及时赶回去,每次回去,父母总会跟我念叨邻居对他们的帮助。我也会特意利用在家的时间好好做几样美食,送给邻居们分享,表达我心中的感谢。而这些热心的好邻居们,在我离开村时,又会抢着把自家腌的咸菜、新鲜的小米塞到我的汽车后备箱里。

邻里之间,有情,有爱,有关怀。这份互帮互助、无私奉献的情怀,时时温暖着我,感动着我。将来无论我离家多远,都不会忘记这份朴实的邻里情。

我们村的邻里情

蔡淑娟

不久前,浙江衢州84岁的聂利兴老人,发现邻居阳台5天没晒衣服,就让女儿上门看看情况,结果救了独居老人林奶奶一命。这种邻里之间的照应,让我想起村里的热心邻居们。

母亲瘫痪多年,长期卧床的生活导致她常常烦躁不安。左邻右舍的大娘、婶子们常来我家陪母亲聊天,唠唠村里的事,开几句玩笑,看母亲乐呵呵的,她们也开心。母亲生病后,做饭的任务就落到了父亲的头上,邻居们知道一个大男人不容易,做饭可能少了花样,所以谁家改善个生活,比如包饺子、炸丸子、烙葱油饼,总给我父母送一份。虽然都是家常饭,却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情道。

父亲有哮喘病,一冷一累就喘,邻居忠位叔常帮我父亲干体力活,冬天帮忙提水、提煤球;春夏帮助修剪院中的树枝。我家在乡下,离集市有七八里远,对老年人来说,赶趟集买东西也不是件易事,更何况母亲躺在床上,家里根本就离不开人。忠位叔每次赶集,都问问我父亲需不需要捎东西,有时直接用电动车载着我父亲匆匆去趟集市,再把我父亲送到家门口,来回一小时。细心的叔叔总是把

比较重的东西帮忙拎到屋里,有时坐下来吸支烟,喝口茶水,有时放下东西就走人。

2018年,我父亲被开水烫着了,邻居吴奶奶、玉英婶子轮流给我父母送了几顿饭。春节后我们村集资修路,负责人是刘加兵,他在大会上跟大伙说,我父亲年纪大了,用轮椅推个病人进进出出不容易,给我家门多修一米宽,延伸到大门口,问大家有没有意见,大家一致支持。父亲要加钱,大家坚决不让。这种不求回报的帮助,还有很多很多……

父亲也是热心人,他把我家的空

院子开垦成菜地,种了不少时令蔬菜。父亲平时见了邻居,最常说的话就是“你们吃菜就过来摘哈!没打药,纯绿色食品”。直到现在,我们村里的人平时吃饭,还是喜欢蹲街扎堆,端着碗,拿着馍,吃着笑着。谁家炸了丸子,包了肉包,一准端出半馍框,让大家饱饱口福。同样,不管谁家有困难,邻居们也一起扛。今年春天,王大爷突然中风,他家中也不富裕。担心王大爷的家人为钱发愁,不知谁带头,你家三百元,我家五百元,一天凑齐了两万多元,并派代表送到医院,还安慰王大爷的儿子,安心给老

人到中年,贵在慢点

李仕贵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一路奔跑,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转眼间已到两鬓花白的知天命之年。五十而知天命,知道了什么?答案,不妨在一步一个脚印中藏两个字:慢点。

活到老,学到老,人到中年,读书可以慢点。

慢点,一句不通,不看下句;今日不通,明日再读。当下,我们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,读原文、悟原理。慢点,看似是下“笨功夫”,实际上是把报告读得熟、记得牢、钻得深。

再读点自己喜欢的闲书,天马行空,却不是走马观花、一目十行,而是一字一行,哪怕一个标点,琢磨一番,在字里行间看得尽山河风光、人间百态,这就是慢点的享受和味道。

读书慢点,慢点读书。人到中年,不怨天不尤人,积淀人生的“书卷气”,自然而然。

病从口入,祸从口出。子曰: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人到中年,独居守心、群居守口,说话慢点。

年轻的时候,心直口快,快人快语,给人利落活泼的感觉,有活力有效率,往往让人竖大拇指。回过头来看,生活中工作中的矛盾,大多是说话不慎引起的。话话不当,好事变坏事;话语得当,化干戈为玉帛。

人到中年,不论长短、不争高低,三思而后言,开口之前,先慢三秒,倾听他人言语。说话时,慢三分,避免口出狂言。古有赵括纸上谈兵的教训,今有空谈误国、实干兴邦的号召,说话就说大真话、大实话、大白话,知天命的话不能说满更不能说过头了。

大概这就是说话有尺,做人有度的意思吧。

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:慢工出细活。

年轻的时候,要有速度和激情。人到中年,站在沙滩上,站要站稳、卷要卷赢,还要坚持永不躺平,练就一副好身板。

大巧不工,重剑无锋。人到中年,做事慢点,以小胜积大胜,直至完胜。慢点,不是懒惰,更不是停滞不前,而是对生活中风景的驻足,是凡事包容,是不急躁,不恐慌。慢点,是静下心来,看到更真实的自己,付出最踏实的努力。

不求名动一时的轰轰烈烈,但求利及长远的点点滴滴,久久方能为功。人到中年,当我们慢下来,不懈怠,遇事从容;不走捷径不折腾,以智能化,不骄不躁。再活五十年,稳而思进、慢而有力,终会找到更好的那个自己。



乐谱

孙世华 摄

榕树

罗淑英

5月初,我们相约前往乡镇采风。车辆进入贵州省仁怀市三合镇两岔村的时候,我还在太阳的光影里昏昏欲睡。

“这儿是两岔村,在我们三合镇的东边,这个村子出人才……左手边有座庙,那有棵榕树,大得很……”村支书的声音飘荡着,而我,只听见两个字:榕树。

视线随着村支书的手指往左边山腰张望,只有一条白色水泥路像条巨蟒盘旋在我们的脚下。

“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吗?”

“想去我就带你们去。”

水泥路一直向下蜿蜒,路旁有一条干涸的小河,露出了铺满河底大小各异的鹅卵石。那棵树,就长在距河边大概100米的堡坎上。

绿油油的枝叶从远处缓缓爬进我的双眸,它只是静默着,却让我的心中有种莫名的情绪。

踏上那条小径,夏枯草丛丛,苦蒿迎风抖动身子,我正从它万千条的根系之上去寻找它。在我的视野里,湛蓝天空中,一朵月牙形云朵浮动,它静静地迎风矗立。

远远望去,硕大的树冠撑开,枝繁叶茂,几根树枝垂落于堡坎下,与墨绿的野草融为一体。树干处隐隐约约透出寺庙红白相接的墙头,哦,原来,寺庙就藏在那树下。

走得近了,发现落叶堆了厚厚一层,踩下去嘎吱嘎吱的,一步一步,不由心生出强烈的安全感和治愈感来,仿佛走进了一个熟悉的世界。它的根,除了深入土地,还留了一些垂在空气

之中,如同长者的胡须。

这棵树的树干分成两个粗壮的部分各自向上生长,似一对热恋的情侣。树上挂了块绿色的古树名木保护牌,上面记录着这棵树的年龄有200多岁了。

榕树不远处是村支书口中说的那座庙,名为保丰庙。

“诶,你们别看这庙小,以前打起仗来没吃没穿的,人们过的都是穷苦日子,远处的村民都来这里求丰收求太平,才给这小庙起了‘保丰’的名儿。不过,现在村民来这里都不求吃穿了。”村支书边走边给我们介绍。

“那都求些什么?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他们啊,来就是求姻缘,顺便到大榕树下纳纳凉。”

“哈……”我们几个人会心一笑。

我也学着村民,坐在榕树旁的石阶上。低头,日光斑驳照在地上,抬头,枝丫伸展,郁郁葱葱,所有的烦闷似乎一扫而空,没想到这棵树居然有疗愈作用。

临走,我将头顶的棒球帽摘下,朝它深深鞠躬。

如果向往温暖的阳光,缠绵的鸟鸣和四季变幻的天空,它的根须就必须延伸至黝黑的土地之下。

多年以后,我还会记起,黔地,有一个叫三合的乡镇,位于仁怀北部,乡镇尽头有一个村落,名为两岔。那里有一座叫保丰的庙,很小很小,它的左前方有棵粗壮的大榕树,在尘土里站成永恒,寒来暑往,年年岁岁,它一直守候在那里。

难忘那束光

姜宝凤

30多年前,我在离家二三十里地的乡中学上初中,那时候学校设施比较简陋,没有学生宿舍,所以每天下晚自习后,同学们只能赶回家里,第二天一早再返回学校上课。

我们当时的晚自习是上两节课,下课后已是夜里8点钟左右,此时再回家,一路上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黑灯瞎火的令人十分害怕。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,每晚放学后,伴着稀疏的星光,我们几个邻村的学生一起结伴骑车而行。那时的乡村道路都是崎岖不平的土路,骑行起来需要小心翼翼。遇上刮大风,如果是顺风骑车

还好,不太用力,要是顶风那就惨了,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,还是感觉路途漫漫,一个个摇头叹息着什么时候能到啊!下雨天也是让人极其讨厌的,往往骑行没几步远,前后车轮、链条间就塞满了泥草,不得不走走停停,得摸黑找根树枝这里戳戳那里抠抠。还有冬天的时候,本身穿的衣服比较多,人很笨重,一路喘着粗气奋力蹬车,额头上的汗水粘连在头发、眉毛上凝结成一层层冰碴子,冷风一吹直让人打寒战。脸冻得通红,耳朵像被刀割似的,手腿也僵硬肿痛。要再赶上下雪天,道路溜滑,更得好好控制着自行车,稍不留神

不是摔得人仰马翻,就是一头扎进了路边沟里。

这些痛苦的遭遇对于我们来说还算不上什么,可走夜路的恐惧心理就让十二三岁的少年一时难以承受。半路上与邻村的同学分手后,我需要再独自翻越一处山岗才能到家。此处山岗苍柏茂密,怪石嶙峋,杂草深处还散落着一座座荒坟野冢,风吹过松涛阵阵,飒飒有声,行至此间偶然传来一两声阴森的猫头鹰叫声更显得诡异。所以刚上初中第一次夜间经过山岗时,我老远就停下了自行车,吓得心惊胆战不敢前行。正在我进退两难之际,忽然从远处的村口照

射过来一束笔直而明亮的手电筒光,这束光让我顿时鼓足了勇气,一口气奋力蹬车急驶而过。到达村口时我发现这束光是父亲打过来的,他笑眯眯地说:担心你一个人走夜路害怕,所以我就给你照一下手电。我鼻子一酸,一头就扑进了父亲的怀里……

此后初中三年,父亲的这束手电筒光风雨无阻地为我照亮了三年,这束光不仅指引了我回家的路,也在我迷茫无助时给予了我前行的力量。我坚信,此生只要沿着父亲的这束光走,就不会被阴影吓倒。

向着光,终会成为光!